

<<流离火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流离火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7527506

10位ISBN编号：7507527506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华文出版社

作者：石头花园的歌女

页数：17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流离火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流离火》是一部动人心弦的、平缓舒雅的、略带感伤的、百分之百都市言情小说。年轻的江亦微七分美丽、三分低调、有着执着的冷与热的真性情，看着云淡风轻，暗自终日逃避。她维持着一个正常人应有的，却只是形式的爱，活脱脱一个“非爱情”主义者，嘴巴里绝对不会蹦出“我爱你”三个字，包括对着她的母亲。

周遭人的变故，一次强过一次猛击着她的心，直到将她打得支离破碎：爱人的放弃、舍友的背叛、好友的自杀、母亲的离世、就连心中唯一的、也是理不清的那根支柱也离她而去。

她的宿命本不该如此。

绝望后人还要继续活着，她渐渐懂得了自己，懂得了爱的意义。

<<流离火>>

作者简介

石头花园的歌女，作者博客：对妖怪也要温柔<http://duchamp.blogcn.com/index.shtml>。  
一个虚无主义者，一个想要好好用尽此生的人。  
出版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八荒》。

## &lt;&lt;流离火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那一年冬天，聂言在认识了江亦微。

凌晨三点的便利店，白煞煞的灯光倾泻而下，直叫人瞳孔缩细。

雪风中，聂言在推门走进，收款机后立着柜员，木着一张脸并且弓着背，在他身后微波炉适时发出叮的一声。

于是柜员像一只电玩偶让人按了按钮，立刻开口出声，话音低低的，好衬这雪夜之静，小姐，金枪鱼饭团好了。

那边角落里便闷闷唔一句，却未见有人走出来。

从货架上方聂言在瞥过去，见是个女子蹲在酒柜前，黑发又长又髻披得一脊都是，正拿不定主意罐装啤酒是要买青岛的还是买燕京的。

呵，那个晚上是太寂寞了冷，冷得生魂要出窍，夜又那么深，而外头还刮着极之锐利的风，积雪好厚。

聂言在为一条广告拍摄已熬足三个通宵，吸很多烟，一手的、二手的，咖啡也饮到欲呕，摄影棚的高温跟强光时时令他有些失真的感觉。

模特是新人，很不好用，倒嫌他拍得她不够靓，指手画脚对灯光也有诸多要求，又总觉自己脸肿，唤化妆师上来替她扑粉补腮红。

言在不说什么，每每这时候只是停下来静静等，也并不附和周遭一班同僚的嘘声，但心中想这女郎真是蠢货，以为跟老板睡过几次就此花开富贵了，等不及拿出老板娘的款段来。

其实就这样再耗几夜也没有什么所谓，反正他聂言在是资深时尚摄影师，按钟点拿人工，好吧，他晓得她蹦不了几天了，因为他知道老板的厌倦周期而她还不知道，但这蠢女既然打定了主意要恃靓混江湖怎么可以忘记呢，长腿细腰的美人这个城市里头有的是。

好不容易今夜杀青，老板亲自开跑车上来接了他这位难缠的新欢走。

言在的助手是个小男生，很兴奋跑来讲，大家商量好要去PUB泡掉剩下的半晚，言在摇摇头说不去了，自往地库开车回家。

驶过前厅时，正听见他们一班人啸聚成群地下来，他向这帮夜行兽扫一眼，哗，真年轻，开工时又不见这么卖力。

言在自问他的PUB岁月已经永久性过去，早几年他像是顿悟般想明白，说到底有多大意思呢，PUB里人跟人挤在一起磕药般拼命表示自己很high，其实个个心里寂寞得要死。

但寂寞，不管你这个肉身躲到哪里，寂寞它总是在的。

这样想着，他已不知不觉踱到那女子旁边，学她的样子蹲下，自酒柜取两罐燕京，又对她讲，离得近几乎像是耳语，啤酒呢，还是燕京喝起来比较劲。

听见人声，女子猛然转过脸来，小而白的面孔，轮廓却很深，尤其眼窝凹下去，乍看像西洋人。

她跟他对视一阵，并不笑，只跟他讲谢谢你，但语气中全然没有谢意，仍然蹲在那处，左手一罐青岛，右手一罐燕京，并且仍然不作决定。

聂言在想这情形几乎算得上是尴尬了，于是起身在便利店内转一圈，拿了两把意大利面去结账，又要烟，点八的中南海。

这时那女子也挽着购物筐过来，满满都是青岛，柜员兀自一罐罐笃笃笃扫描。

言在微微有点不快，忍不住问她，明明是青岛的死忠，需要在那边考虑半天？

谁知女子却笑了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比不笑时妩媚许多，刚才我是睡着了可以吗？真令人喷饭的答案。

这个城市日间十分无趣，但子夜过后每每有妙人出没，说的就是这个。

此刻外间正天旋地转，银花一簇簇忽明忽暗地坠下，分明是雪，分明是冬天，倒活生生下得个非用热辣来形容不可了。

聂言在将车驶出，前方交通灯恰好变作红色。

等待的间隙，后视镜中见那女子推门出来，也不着急走，站在便利店门口剥开饭团包装纸大口吃起来。

## &lt;&lt;流离火&gt;&gt;

一个薄薄的人形，穿简单的衣与靴，皆为黑。

啤酒用两只口袋兜起放在脚边。

时有大风金戈铁马地来，吹得积雪沿长街奔奔走走，吹梦到西洲，也吹起她围巾跟长发飞动不已，一时间简直妖气横生。

聂言在一边看一边心想那是什么鬼围巾这么长，明明在她颈上已绕了三圈，两头仍然要垂到地上。

他又凝目去看眼前的雪，天旋地转，而人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没有爱也没有死。

言在想他的心如果还可以因恋慕而流血、因温柔而痛，他希望对方是这样的女子这个女子。

于是他掉转了车头，驶去江亦微面前。

这样便认识了。

那一个冬天，他们在一起。

这是亲密寂静之冬，江亦微想。

大雪下个不休。

关于温柔一事她只沉默领受，并且不问问题。

日常依旧要往返于学校跟住处，修着一门所谓视觉美学的课程，天知道那是在研究什么东西。

导师常年泡在欧洲，周游列国之际，每每以电邮遥控一干门徒替我做这个、替我做那个。

亦微不是个没脾气的人，却颇会逆来顺受，因为反正没有别的事好做，便也像是认了命似的对着电脑替导师赶工。

手边总放着一罐啤酒，当夜深觉得内心寂寞得像个雪洞，也会走去窗边吸两支烟。

又以细弱音量开着唱机听王菲的歌，亦微实在想念这一把天后级的声线。

此刻正听到梦游那首，词句寂寞得几近颓丧，她唱望着他双眼想着别人，又唱人其实喜爱梦游，清醒太多诅咒，飘飘忽忽的空间，以至我觉得真正拥有，听吧，颓废纪之镇魂歌。

忽闻外间房门响，亦微知是钟采采夜游归来。

也知她必会在门厅处啪啪踢掉高跟鞋，然后跛着拖鞋走去浴室，衣裳逐件剥下丢满整个沙发，一刻钟后她便会湿着头发来敲江亦微的门，以一把沙沙的甜嗓子轻轻道：喂，没睡吧，借我支烟。

说时便已拧动门把手进得屋来，俯身趴上亦微的白色大床，并且轻车熟路地探向书桌，取来打火机跟烟，点燃。

这时，亦微才在桌前扶手椅里转过脸来看她。

室内很暗，除开案头一盏小台灯，便只得电脑屏幕微暗之光。

沉寂光影里钟采采素着脸，依稀可辨她花朵般的小肿嘴，秀丽的鼻梁，及眼睑处一小圈睫毛阴影，睡袍自她肩头滑落，灯下金棕色的左肩现出一枚羽毛文身。

亦微想，她真是美丽。

钟采采见亦微正望着自己，便朝她笑笑，笑时双眼狭长如狐，项上蓝钻坠子一闪一闪，像电。

此时，她已颇有些醉意，倦得不欲出声，只垂着头跟住唱机断续哼歌，忽又停了，想起什么似的，道：亦微，昨天电话里有一则留言，你的。

亦微想了想，是，昨天她整日都在聂言在那里，两人听轻慢的爵士做爱并且事后煮了罗宋汤来吃。

那人姓顾吧好像，我没删，你要听么？

亦微便知是谁，只说不必了，钟采采却不依，可是他说了爱你，而且仿佛在哭。

是不是当一个人说爱我，我便必须得听见？

是不是当一个人为我哭泣，我便必须听见？

江亦微以手掌摩挲一回面孔，自觉眉目发涩，皮肤也发木，便走去浴室拧开水龙头痛快冲一冲脸。

冻水急泻而下，直激得她连打两个寒噤。

爱。

什么是爱呢？

爱在中文里十笔可以写完，英文只用四个字母写作love，法文德文较复杂，分别是l'amour跟dieLiebe，也不过是些繁繁简简的字符而已。

凭什么每每这个字眼一经道出，听者便应该义务性地有所战栗，仿佛过电？

## &lt;&lt;流离火&gt;&gt;

凭什么？

但是不可以有问题，不可以有思虑，问题与思虑都令人老。

老，就像由黄昏而入夜，其实只在一念之间。

等亦微抹去脸上水珠返去房内，钟采采已睡着了，孩子气地拽着枕头角，一点儿心事也没有似的，微微张着嘴，越发显得年幼起来，而指尖的烟尚灼灼在烧，橙红的，亮闪闪似一只甲壳虫。

次日当亦微醒来，采采已走掉，只在床铺右侧留下一个微凹的印子，以及迪奥那一款黑毒香水经久不散的妖冶气味。

懵懂中，亦微想，总是这样，热恋期的男女连早餐也约会，明明凌晨才吻别，几小时后再见竟也好意思拿出阔别的表情。

她自问做不到这样，却也不由得衷心佩服似这般投入的恋人。

这样一边想一边起身出了卧室，一抬眼瞥见露台深蓝天棚下支着钟采采的画架，支在那处怕是两个月也不止了吧，始终只是张线稿，描着繁花，女子侧立的轮廓，胸腔生出荆棘和刺不知几时能完工，兴许完不了工了但总能令亦微想起弗里达来，疯的，痛的。

呵，对了，她这才记起，钟采采是个画家。

十天前刚刚自里约热内卢领了一尊奖座返来的杰出青年女画家，带回一口巴西腔英语，一身蜜一般的太阳棕，并且有一个拉丁裔男友。

你看，彼此间过分熟悉就是有这样的坏处，险些忘记了，钟采采是江亦微所识众人中，一个艺术家无恋不欢的典型。

犹记得一年前，江亦微仓促租下这所旧公寓其中的一居，隔天独自拎着只箱来入住，正是钟采采应的门。

彼时伊正讲着电话，拉开门只朝亦微笑笑，笑时双眼狭长如狐，不知多妩媚。

指一指左手边的房间，便自坐回到沙发，嗓子又甜又哑，正与电话那头商量夜间往何处消夜去，足尖犹挂着一只玫紫色缎面拖鞋悠悠晃动，鞋面绣着一剪白梅。

直看得亦微倒吸一口凉气，噫，这个人，活回五十年代了简直，真魅惑得恐怖。

是老式单元楼的七层且无电梯，不过家具已被采采统统换过，不见得如何别致却都十分称心，想必价格也不菲。

住上一阵亦微慢慢就晓得，采采乃是第一贪欢疏财之人，凡事只要住得舒服，道具尽可以奢华些无妨。

社区常常很静，住户多为老人，还有流浪的猫，瘦得整条脊梁一格一格突出来两者具有一般萧瑟、难讨好却又渴望被亲近的神气。

一开始是亦微太急于找地方落脚，贪此间租金低廉，离学校不远，室友又不像难相处，便住下。

到后来她对这地方是有了些真感情，因她中意它是这凡事呼啸的都市里，一个略为迟缓的异次元空间。

当天是有课的江亦微选着一门宗教史。

很快出了门来至楼下，单车旁站定，一拍裤兜才发觉车锁匙忘记带，复又上楼取。

入内恰听得电话铃响，亦微顺手抄起来，喂？

那边静了片刻，随即道亦微，我打去你学院问到这个号码，起码你见我一面。

这时她并不问是谁，也不再开腔，只咔嗒放回听筒，拿上车钥匙，关了门，咚咚咚走下楼去。

<<流离火>>

编辑推荐

《流离火》：这世上最温柔的感情，就像火生而有光。  
时空这样浩瀚，生命这样细弱，岁月如流的沧海桑田里，悲或欢都是尘埃，是尘埃中的尘埃。  
.....我们渴望，是因为在静默、隐忍与等待当中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  
是身如焰，从渴爱生；是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；是身如浮云，须臾变变灭；是身如电，念念不住。

<<流离火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